

中国对中东地区投资: 疫情影响下的困难与前景*

姜英梅

内容提要: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加速,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新冠疫情叠加国际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将大幅下滑。中东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在疫情冲击下,中国对中东地区投资步伐可能放缓,但长期来看,中国对中东投资前景依然向好。

关键词:新冠疫情;中东;投资;世界经济

2020年1月以来,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从湖北武汉迅速蔓延至全国,企业停工停产,学校停学,广大居民居家抗疫,国内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进入3月以来,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面复工复产加速推进,然而疫情却开始在全球迅速蔓延,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波及。欧美地区处于疫情快速蔓延的阶段,“震中”欧洲集中爆发,拐点还很遥远。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全球股市、债市和油价纷纷暴跌,美元指数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权威机构不断下调各大经济体和世界

姜英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本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及能源关系研究”(2018-2020)资助。



经济增长预期,全球贸易、投资都将出现大幅下滑。与此同时,中东疫情大有抬头之势,所有国家都出现确诊病例,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成为中东疫情重灾区。中东地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天然伙伴”,是中国重要的原油进口来源地、工程承包市场和海外投资目的地,不可避免受到疫情影响。疫情冲击下,中国对中东投资步伐有可能放缓,但长期来看,此次疫情不会改变双边投资持续向好的趋势。

一、中国对中东地区投资现状

中国与中东地区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历久弥坚。进入新世纪后,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稳步发展,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顺利推进,以能源合作为主轴,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核能、航天卫星和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逐步深化。中国对中东地区投资持续增长,显示了双边投资合作的巨大活力和潜力。

中国企业对中东地区投资涉及各个领域,包括能源、石化、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对中东地区投资日渐多元化。从投资主体来看,中国对中东地区投资仍以国有企业为主,投资领域集中在能源、建筑、建材等行业。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走向中东的数量也呈较快上升态势,涉及信息业、制造业、建筑业、商贸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华为、中兴和阿里巴巴等企业已在中东地区开展通信设备、信息技术等服务。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巨石埃及公司是双边产能合作的典范,仅用七年时间使埃及成为全球第五大玻璃纤维出口国。在商贸服务领域,湖南博深实业集团在阿联酋设阿治曼中国城,成为当地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采购交易中心。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平台作用日益显现,为企业提供综合服务,促进了产能合作发展。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中国—沙特(吉赞)产业聚集区和中国—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等。

随着双边经贸合作深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对中东投资增长较快。2018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存量176.76亿美元,是2010年的4倍。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下降9.8%。但是,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全行业直接投资净额14.2亿美元,同比增长18.8%^①。从2019年投资流量来看,中国对阿联酋、沙特、利比亚、埃及、科威特,以及以色列和土耳其直接投资比较集中,其中阿联酋以8.2亿美元的投资额位居榜首,同时阿联酋也是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排名前20位的国家^②。从投资存量看,截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2019年中阿经贸合作数据统计”,<http://xyf.mofcom.gov.cn/article/tj/zh/202004/20200402952711.shtml>, 2020年4月18日。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xyf.mofcom.gov.cn/sbjmjk.shtml>, 2020年3月25日。

表 1: 中国对中东地区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

国别/地区	双边贸易额(2019) (亿美元)	增长率 (百分比)	对外直接投资额(亿美元)		新签合同额(2019) (亿美元)	增长率 (百分比)
			流量(2019)	存量(2018)		
科威特	172.8	-7.5	1.02	10.9	10.4	-52.9
巴林	16.8	30.5	0.0132	0.7196	0.0004	7.3
沙特	780.4	23.2	1.8	25.9	112.9	67.8
阿曼	225.8	3.9	0.1542	1.5	2	-78.5
阿联酋	486.7	6	8.2	64.4	66.2	-13.3
卡塔尔	111.1	-4.4	0.3471	4.4	5.3	166.7
伊拉克	333.3	9.6	0.114	6	53.9	80.8
叙利亚	13.15	3.2	0	0.1031	0	0
黎巴嫩	17.1	-15.5	0	0.0201	0.5627	-45.5
约旦	41.1	29.2	0.4716	1.4198	0.2069	149.9
也门	36.9	42.2	0.2775	6.2	0.0857	-30.7
巴勒斯坦	0.82	11.6	0	0.0049	0.0103	-88.4
阿尔及利亚	80.8	-11.2	0.5917	20.6	37.3	-22
埃及	132	-4.5	1.0387	10.8	25.9	-67.4
利比亚	72.5	16.9	1.7	4.3	0.7747	1870
摩洛哥	46.7	6.4	0.563	3.8	2.3	7
突尼斯	15.7	-2.3	0.0232	0.2153	1.8	317.8
苏丹	30.3	18.9	0.6469	13.3	2.4	-57.9
南苏丹	16.5	-1.5	0.0182	0.3569	11.7	535.5
索马里	7.5	14.9	0	0	0.2971	
科摩罗	0.74	-6.95	0.0078	0.0453	0.49	
吉布提	22.26	19.42	0.2624	1.78	0.4643	-94.4
阿拉伯国家总计	2660.97		17.2495	176.765	334.9921	
以色列	147.7	6.1	1.1879	46.2	13.9	-19.6
土耳其	208.1	-3.4	未获得	17.33	未获得	
伊朗	230.3	-34.3	未获得	32.34	未获得	
中东总计	4484.64		18.1672	410.3804	558.5838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至2018年底,中国对中东地区投资存量过10亿美元的国家有9个(其中5个国家投资存量超过20亿美元),存量最大的国家仍是阿联酋,达到64.4亿美元^①。但是,中国对中东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比很低。从投资流量看,2018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比例仅为0.84%(2019年为1.21%)。同期,中国香港占比60.7%、东盟占9.6%、欧盟占6.2%、美国占5.2%、英属维尔京群岛占5%、新加坡

^①国家统计局:《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8》,2018年12月。



占4.5%。从存量上看,2018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存量176.7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比例为0.89%,同期,欧盟占比37.3%、美国占31.1%、澳大利亚占15.8%、东盟占5.2%、加拿大占5.1%。此外,尽管中国等亚太地区对中东投资额不断上升,但中东地区外国直接投资(FDI)主要来源于欧洲、美国以及地区内部国家。2018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12亿美元,占当年阿拉伯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313.36亿美元)的比例为3.83%;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为176.77亿美元,占当年阿拉伯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总额(8820.7亿美元)的比例为2%^①。

中东地区,无论是石油进口国还是产油国,都在进行经济改革和经济多元化,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难问题。因此,各国采取多种措施,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国际金融危机后,中东地区开始“向东看”,大多数政府都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然而,中东地区许多民众认为,中国与中东地区的“一带一路”合作就是经济合作,是投资行为。还有一些人缺少互利共赢的理念,认为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利用当地资源获利,却看不到自己也获得了收益。由于普遍面临融资难问题,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并购或者承包工程等项目,大都是中资企业带资进入,只有少数大型项目融资能够获得东道国主权担保。与此同时,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中资企业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压力,甚至是生存压力,其中包括融资、招商、本地化、政府政策多变,以及地区不稳定等多种压力。

投融资合是中国与中东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成立,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投融资合作步伐加快,努力“建立适合中东需求、体现中东特色的金融合作模式”。加强金融同业交流合作,建立产能合作金融平台,围绕工业园建设拓展多元化投融资渠道,推进园区服务、企业成长、金融支持“三位一体”发展,同时推动传统金融领域外互联网金融领域和金融科技领域的合作。然而,中国与中东地区之间仍未建立投融资合作机制,以中国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为主,中资企业很难在当地金融机构获得融资;金融合作服务贸易、产能合作的支撑作用仍未有效发挥;对中东丰富的主权财富基金和独特的伊斯兰金融体系,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务实合作。融资难仍是中资企业走向中东地区的重要问题。商业银行利息高,借贷成本高,政策性银行主要面向国有企业或者是东道国主权担保的项目,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中资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除了自有资金积累,仍主要依赖中资银行,导致中资银行融资压力大,风险提升。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8年度》;UNCTAD,《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

二、疫情对中国在中东投资活动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几乎所有国家、所有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疫情何时结束充满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深度、规模和持续时间。中东地区受到疫情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能源、旅游、航空、商贸等领域首当其冲。截至4月21日,所有中东地区都出现确诊病例,土耳其和伊朗疫情最为严重,确诊病例分别超过9万例和8万例,以色列和沙特次之,超过1万例,阿联酋和卡塔尔分别超过7000例和6000例。总之,随着疫情蔓延,以及其对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疫情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投融资活动的影响由间接变为直接。

(一)全球对外投资面临重大风险

随着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变得更加广泛,IMF等国际权威机构和经济学界不断下调各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预期。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为负增长3%,世界经济将遭受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年,全球170多个国家的经济将出现萎缩。IMF同时指出,由于疫情不明朗,2021年全球经济反弹的前景面临很大不确定性^①。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国际原油需求下降,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下跌。3月初,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未能达成新的限产协议,沙特发动全面价格战(增产降价),导致国际股市、债券、黄金和大宗商品价格纷纷暴跌。4月13日,“OPEC+”经过艰苦谈判,终于达成减产协议,但是减产规模远远低于全球需求缩减的规模,油价依旧低迷^②。截至4月22日,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20美元/桶左右^③,相比2019年年底的66美元/桶,国际油价下跌近70%。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美国股市自3月9日以来,已触发四次熔断(自机制启动以来,共发生五次熔断),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去30%以上,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基本抹去特朗普任内三年来的所有涨幅。同时,欧洲斯托克指数跌幅逾35%,亚太和中东股市也未能幸免,多国股市触发熔断。全球金融市场进入熊市,3月的前3周,全球股市市值蒸发了超过20万亿美元。

①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②2020年4月15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2020年4月度原油市场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原油需求将同比下降930万桶/日,达到创纪录的水平,预计4月份全球原油需求同比减少2900万桶/日,降至1995年的最低水平,而今年二季度的全球原油需求将比上年同期低2310万桶/日。

③国际能源网, <https://oil.in-en.com/quote/>, 2020年4月22日。



元的市值,抹去2018年12月低点以来的所有涨幅,新兴市场蒸发近5亿美元^①。受恐慌情绪和美元流动性紧张影响,美元指数大增,欧元、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大幅走低。为应对疫情,中国、美国、欧洲等许多国家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措施,IMF和世界银行分别推出140亿美元和500亿美元的融资方案。全球商品贸易和全球投资下滑趋势因疫情影响深化,世贸组织3月底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下滑11%。2020年2月,全球跨境并购额低于100亿美元,往年每月全球并购额约400-500亿美元^②。由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跨国公司的影响,2020年全球FDI将减少30-40%,远高于此前3月8日预测的减少5-15%。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据重要份额的前5000家跨国公司,2020年,盈利预期平均下调30%,这一趋势可能还会继续。受冲击最大的行业是能源和基础材料行业(能源行业降幅为208%,近期油价下跌造成额外冲击)、航空业(下降116%)和汽车业(下降47%)^③。从中短期来看,全球投资环境仍面临重大风险。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微弱复苏势头增添不确定性,疫情较严重国家的FDI流入可能大幅减少。其次,美国大选衍生的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冲突不确定性将对全球投资信心造成影响。美伊紧张局势仍有随时升级的可能,加上伊朗国内疫情和政局出现潜在动荡的影响,中东地缘政治形势或将进一步恶化。贸易保护主义回温及地缘政治风险都将严重影响商业投资信心。另外,投资政策环境恶化,不合理的限制性监管政策为全球投资蒙上阴影。最后,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将打击企业实体进行生产性投资的积极性,使本就下滑的绿地投资难有起色。

(二)中国对外投资或延续下滑趋势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为抗击疫情,中国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进入3月,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复工复产加速推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然而,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其中第一产业产值下降3.2%,第二产业下降9.6%,第三产业下降5.2%。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42.2亿美元,同比下降3.9%。2020年4月17

① 财富中国网,“全球股市蒸发逾20万亿美元市值”,<http://www.fubaore.com/jinrong/20200320/10017734.html>,2020年3月20日。

② UNCTAD, Coronavirus could shrink global FDI by 5% to 15%, [https://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2299&Sitemap_x0020_Taxonomy=UNCTAD%20Home;#6;#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2311;#UNCTAD and the coronavirus,8 March 2020](https://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2299&Sitemap_x0020_Taxonomy=UNCTAD%20Home;#6;#Investment%20and%20Enterprise;#2311;#UNCTAD%20and%20the%20coronavirus,8%20March%202020)。

③ UNCTAD, Coronavirus could cut global investment by 40%, https://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2313&Sitemap_x0020_Taxonomy=UNCTAD%20Home;#2311;#UNCTAD%20and%20the%20coronavirus。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大局,并首次提出“六保”^①。疫情给本已受阻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麻烦,在国内经济“六保”压力之下,中国未来的发展策略和发展重点将更多转向国内,可能适当引导收缩对外投入的资源,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走出去”进程,可能不得不有所放缓。在全球投资环境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将延续近几年的下降趋势,甚至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中国经济“内向化”发展会使得对外投资的放缓趋势进一步加剧。国内企业由于预期投资收益下滑,现金流紧张,以及东道国经济收缩,也有可能暂时放缓海外投资的步伐。

国内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重心也将“内向化”,中资企业更不容易获得融资。中国在中东的大部分努力是利用中国在基础设施、产能过剩部门和重工业方面的竞争优势,然后进入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大多数这样的项目、工程、交易都有赖于银行贷款(而且主要是中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支持。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传导至银行体系,将给银行信贷需求和资产质量等带来负面影响。目前,国内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的业务重点是集中保障疫情防控重点企业的融资需求,必然会影响海外投资项目的融资空间和融资成本。中东许多中资企业和项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将更加严峻,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更难获得银行融资。

中国在中东的重大项目有可能受到全球贸易链、产业链中断的影响。如果疫情控制不顺利,尚处在筹备期的投资项目在2020年这一年都有可能“开天窗。”东道国为防控疫情采取“网格化”限制措施,实施人员流动限制、边境管控、旅游禁令、停工停产,都会影响中资企业和项目建设经营。疫情初期,国内任何原材料、设备供应延迟都有可能对海外项目造成严重打击,出现项目推迟、成本增加的问题。3月初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指出,由于中国供应链中断,1-2月全球价值链出口下降500亿美元^②。中国供应链中断后受影响最严重的20个国家中,中东地区包括以色列、摩洛哥、沙特、突尼斯、土耳其和阿联酋。当前,疫情导致全球经济收缩,对全球上中下游全产业链造成二次冲击,中东地区的中资企业如果是外贸出口型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口国停工停产,出现订单退单撤单的问题。

油价长期波动下行也对中国能源行业造成冲击,尤其是中石油等上游勘探开发领

①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②UNCTAD, Coronavirus outbreak has cost global value chains \$50 billion in exports, <https://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2297>, 4 March 2020.



域行业,造成成本上升,投资收益下降。同时,中国在中东地区也有许多上游勘探开发项目,大多是在油价较高时获得,投资成本高,油价下跌,势必影响企业收益,甚至出现亏损。此外,油价下跌也会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石油生产大国,倘若全球经济衰退时间较长、外需停滞,中国经济复苏也将面临很大困难。

(三)中东经济受疫情和低油价双重打击影响投资政策

中东经济已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低油价、贸易冲突、地区不稳定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中东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疫情通过人群感染、油价、价值链和旅游业冲击中东经济,生产贸易活动受到影响,甚至中断^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最新地区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中东经济将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油价下跌而收缩3.3%。2020年的预测是基于每桶石油34.8美元,比2019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43.3%。在此之前,该地区在2019年仅增长了0.3%^②。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3月初的联合声明表示,新冠疫情引发的需求危机以及石油价格战的硝烟弥漫了原油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今年将下降50-85%,达到20年来最低点^③。中东产油国受低油价拖累,出口收入和财政收入将大幅下降,即使是富裕的海合会国家财政上也是抓襟见肘,非石油经济也受到影响。财政危机迫使产油国放低上游投资门槛,未来将有更多产油国推出有利于外资的油气开发政策,但也有可能导致产油国政治风险加大。在全球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石油进口国侨汇、援助与外国资本也将收缩。2020年以来,所有中东地区的股市剧烈波动,科威特、埃及等国触发熔断。从2019年底至2020年4月13日,阿拉伯国家综合指数下跌14.3%,伊拉克、黎巴嫩、巴林、迪拜、卡塔尔和沙特股指下降幅度都超过15%。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股市市值蒸发了5000亿美元^④。中东地区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措施,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3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中东各国政府提供临时减税和现金转移,以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公众和经济的影响。目前刺激经济的努力如重启基础设施支出,可能不会太成功,而且有可能消除各国可用的有限财政空间。作为世界上最不稳定、最动荡的地区,中东地区经济形势不仅取决于疫情的发展情况,以及银行流动性用于信贷增长的意愿,

① World Bank, The coronavirus :potential effects o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https://blogs.world-bank.org/arabvoices/coronavirus-potential-effects-middle-east-and-north-africa>, 10 March 2020.

②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April 20,2020.

③ 中金网:IEA及OPEC:发展中国家今年可能损失高达85%的油气收入, <http://www.cngold.com.cn/20200317d1715n343087534.html>, 2020年3月17日。

④ AMF, financial Market-Yearly Indices, https://www.amf.org.ae/en/amf_indices/yearly, 21 April, 2020.

还取决于地区稳定局势。世界银行将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高强度冲突)、伊拉克(中度强度冲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高度脆弱性)列为地区最不稳定国家。

疫情叠加低油价,中东地区银行流动性压力增大,不良贷款率上升,公共部门债务高,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融资。疫情最严重的伊朗,在美国持续制裁之下,经济雪上加霜。疫情使中东地区经济收缩、本币贬值、流动性紧张,当地政府削减预算,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一些项目可能推迟或搁置,并且面临汇率汇兑损失风险。政府还有可能出台不利于外资的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例如,实施外汇管制,从而使中资企业面临更为不利的投资环境。

中东地区是中国目前投资增长较快的地区,但中东地区长期动荡,营商环境较差,仍处于市场发育阶段,投资风险比较大,尤其是之前大量的基建投资周期很长,回报较低,给后续投资的持续带来难度。中东大多数国家整体医疗管理能力较为薄弱,一些国家疾控水平很低,尤其是处于战乱冲突中的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国。中东许多国家政府治理能力也比较弱,恐难开展有序的社会动员与高效的疫情防控,处理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较为有限。因此,中国企业走向中东还需警惕疫情引发地缘政治动荡。疫情爆发后,中东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也未因疫情偃旗息鼓。同时,由于疫情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一些国家社会动荡加剧,有可能使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从而影响在中东的中资企业和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和经营。

(四)疫情引发“去全球化”、“脱钩论”和民粹主义思潮

疫情初期,中国国内供应链出现短暂中断,美国等国家鼓吹与中国脱钩,重构国际经济格局和供应链。伴随欧美疫情爆发,美国等政客和媒体又借新冠病毒污名化中国,以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抗击疫情措施不力的矛盾^①。疫情期间,中国元首外交推动全球战“疫”合作,向10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和支持,构建“健康丝绸之路”,大幅提升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似乎正在扮演西方以往在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紧急时期的角色。疫情之初,大多数中东地区向中国抗疫提供援助和支持,当伊朗等国家疫情严峻时,中国投桃报李,给予中东地区宝贵的抗疫经验、物资和人员援助。中国还向伊朗、伊拉克、沙特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在抗疫合作中提升中国与中东地区友好关系。然而,伴随疫情在中东各国蔓延,受西方政客和不良媒体的引导,中东一些国家也出现针对华人和中资企业的歧视事件,对华人人身安全和企业经营造成影响。中东地区的社区和民众也常借气候和环境等因素,向中方在东道国实施的一些项目发起挑战。疫情

^①何亚非,《警惕有人“毒害”全球供应链,扭曲全球化》,《环球时报》2020年3月17日。



过后,中资企业走向中东会面临东道国更多的气候诉讼和环境诉讼。

三、中国对中东地区投资展望

当前,中东疫情仍然处在上升势头,高峰还没有到来,疫情防控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作为历史上丝路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和缔造者之一,中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投资活力和潜力都很大。中国在购买中东地区资源、推动其工业化发展、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是其他国家不能替代的,中东“向东看”的战略不会因疫情而发生改变。疫情给中国和中东地区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也是增进双方合作的机会。因此,长期来看,疫情对中国在中东地区投资的影响是暂时的,IMF预测,2021年,包括中国与中东地区在内的全球经济都将出现反弹^①。但是,由于经济反弹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中资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客观合理地评价疫情影响,积极有效地防控投资风险。

(一)企业应充分利用优惠政策实现投融资多元化

为应对疫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国内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国在中东的投资项目如果出现因疫情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加,而且项目的贷款银行为中资银行或其海外分支机构,企业可以利用此类政策导向与中资贷款银行协商,适当延长贷款还款期限,争取更优惠的金融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发挥金融稳定的看护角色,降低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同时向实体经济让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中东地区也出台了许多救市措施,当地中资企业应了解相关情况,获得与中方企业有利的优惠政策。中资企业应充分掌握东道国应对疫情的政策、管控措施,及时与东道国沟通,如果因疫情导致项目受阻或成本增加,应及时通知融资银行和中信保,考虑能否进行不可抗力索赔,尽最大可能降低损失。对于经营期的项目,如果是与东道国人员、物流、旅游、消费等相关性较高的领域,应关注疫情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IMF和世界银行)、地区开发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以及西方国家大型金融机构(汇丰、渣打等)合作,以融资来源多元化降低融资风险。应探索中国与中东巨额主权财富基金开展双边合作或第三方合作。中资企业还可以通过市场化的股权投资者和可转债投资者融资,还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募集资金。中资企业还应充分利用信用保险这一政策性金融工具,做好融资预案和融资风险评估,建立科学缜密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免资金成本上升和融资链断裂影响企业海外项目进展。

(二)改善投资结构

^①反弹的前提是全球疫情在2020年下半年得到控制,各国经济刺激措施有效。

利用油价下跌机遇,加快能源布局。油价下跌引发的通缩预期给予中国货币政策更多空间。油价下跌会降低经济整体运行成本,有助于中国经济从疫情中加速复苏。中东产油国更加重视“需求安全”,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处于有利地位,在石油定价权上可以获得更大话语权,并在进入中东产油国石油上游勘探开发领域时获得更大的主动权。同时,利用低油价,加快能源行业下游布局,提高中国原油战略储备量。油价长期低位对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提出更高要求,中国油企要高度理性,优先选择财政平衡可控的国家投资,对高风险国家投资需采取跟随战略,密切关注西方能源公司动态^①。

疫情过后,中国也应重新思考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深层次问题。利用疫情后中东地区可能出台的引资政策,在北非劳动力丰富、资金匮乏的国家,中资企业可加强制造业投资,通过“当地取材—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当地服务”,逐步减少对国内供应链的依赖,同时还可促进当地工业化和就业。疫情催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中资企业可以在海合会等资本充裕、人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国家投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金融科技、智能物流、通信网络、数据中心、云服务、B2B 交易平台以及生物医药等领域。同时,与中东地区开展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合作区和园区已经成为企业集团出海、抱团取暖、有效规避风险的有效平台。例如,埃及的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和阿联酋的中阿产业园,在“园港互联”和产业集聚方面,有较好的经验和能力。在突发事件面前,经贸合作区可以为海外企业在第一时间建立防火墙,随着全球疫情持续发展,这一点将更加凸显。未来,中资企业走向中东,可以考虑将投资活动放到东道国经贸合作区或产业园区进行。

(三)全球经济复苏需各国协调经济金融政策

疫情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和各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大考验,应对这样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国际金融危机之后,G20 成为协调世界经济合作的重要一极。中国应该在防控疫情的共同斗争中,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给予中东地区实实在在的帮助,扩大医疗卫生方面的援助与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中东地区之间可以通过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峰会平台,加强磋商,协调经济金融政策。呼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封锁,中东冲突各方搁置冲突、联手抗疫。中资企业、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应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更加提升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水平,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履行社会责任,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

^①刘冬,《国际油价长周期波动对产油国投资环境的影响》,《国际石油经济》,2020 年第 1 期。



获得可持续的投资回报。这应该是企业本地化最关键的方面,不仅仅是雇佣本地员工和使用当地原材料。

中东地区位于“一带一路”的交汇点,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疫情虽然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可能延缓中国对外投资步伐,但这些影响是暂时的,不会改变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决心。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继续保持增长,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2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2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充分显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活力和潜力^①。长期来看,提升中国对中东投资的主要利好因素仍然存在。从国家对外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构建开放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与中东地区的对外开放战略高度契合,中东地区“向东看”与中国“向西开放”相向而行,双方取向和目标一致。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双方产业结构不同,互补性强,中国是中东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东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地和第七大贸易伙伴,这是双方构建“一带一路”的良好基础,有利于打造能源安全共同体。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来看,中东地区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致力于推进工业化进程,努力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从而提出一系列发展战略和规划,这与中国应对经济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中国梦不谋而合。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中东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点,中国与中东地区实现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将产生广泛的辐射效应,成为打通欧亚非经济大动脉,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一环。与此同时,中国对中东地区投资面临的固有挑战和风险依然存在,例如,地缘政治风险、政治稳定性风险、政策性风险、营商环境风险和公共突发事件等。中东地区不稳定不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风险,更是中东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阻碍因素,也是中国投资中东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就要求政府发挥宏观指导作用;中国企业做好功课和风险防范工作;求同存异、互利共赢、三方合作;改革国家对外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民心相通;因国制宜、分类施策;政府、企业和智库加强合作,共同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0年一季度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ld/202004/20200402957267.shtml>, 2020年4月21日。